

◎花柏容

岳母從岡山來

小說組首獎作品



花柏容



作者簡介

1966年12月3日生，臺大歷史系畢業。著有《愛貪小便宜的安娜》、《被劫持的影子》、《龜島少年》。曾獲聯合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

得獎感言

妻和岳母是高雄岡山人，高雄是我第二故鄉，多年來往返於臺北—高雄之間的旅程，讓我有一些感觸，我們經歷的每一個生命片刻，都重疊了幽微的因果關係，以及與他人的牽連，當我們發現這些潛藏的事物，便構成一場奇妙的旅程。

岳母從岡山來

花柏容

1

我想回顧一場旅程，但究竟旅程是怎麼開始的，我並不是那麼篤定。

回顧本身就是發生在內心的旅程，人一旦開始旅行就會面對不確定性，回顧當然也不例外。

午後站在如棋盤分布的魚塭平野泥土路上，路兩邊都是水塘，水面如鏡般倒映白雲青空、電線桿、樹影。四下死寂無人，只有我和我的狗伴香吉士。

偶爾熱風從海的方向吹來，我想起以前回岡山，我和妻常常開車到蚵仔寮這一帶的魚塭走走。結婚前我們到這附近取過景，拍了一段影片在婚禮時播放。我因此想，旅程或許是從這裡開始的。

那時，妻跟我說一個故事，大學剛畢業時她一時找不到工作，便兼了好幾個家教。

她有一個學生阿達就住在蚵仔寮，家裡是水產養殖戶，阿達媽媽每餐幾乎都做糖醋吳郭魚這道菜，讓她很好奇。因此阿達便帶好奇的老師到魚塢，蹲在水池邊努力一段時間後，網起一條大約身長十公分的吳郭魚，順手從褲袋裡掏出小刀就對吳郭魚開膛剖腹，還若無其事奸笑著把魚內臟挖了出來，然後把牠丟回水桶裡，叫老師看仔細了……妻不想看但不由自主往桶裡瞄一眼，只見吳郭魚肚腹下方拖著外露的臟器，流出如絲的血液在水中暈開，但卻一副什麼事也沒發生的樣子，繼續悠悠游著……這時阿達才跟老師解釋，魚塢養殖戶最怕吳郭魚，因為吳郭魚生命力和繁殖力超強，還會吃掉別種魚的卵……

妻說殺魚的畫面很驚悚，一生難忘。不過，學生的舉動對日後的她產生某種啟發作用，她決定離開岡山到臺北找工作。阿達同學並不知道自己的行為對老師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只是好玩加炫耀。往後在臺北的生活，她總是想起那隻被掏出內臟還沒事般游著的吳郭魚。我問妻：吳郭魚沒死嗎？妻挽起我的手臂，別有所指地瞅著我說：怎麼可能？不過，吳郭魚找到別的東西，把它裝進肚子裡了……我想，妻所謂別的什麼就是我。

後來我查了資料，吳郭魚並非臺灣原生魚類，是故鄉遠在非洲的「旅人」。

一九四六年由吳振輝、郭啟彰引進莫三比克種魚苗，並以兩人姓氏命名，吳郭魚從此展開一場為了成為廉價蛋白質來源的人工培育變種旅程，並且對本地生態造成衝擊等等……資料是這麼寫的。在我想像中，這種被叫做 Tilapia 的魚種到臺灣不但換了名字，連內在生命也換了，就像身為吳郭魚的妻到臺北把我放進她的肚子裡，現在游到上海應該也會裝進新的東西吧……我這麼想著，旅行和人生不都是如此：改變才是不變的常態，這是我學會的悖論之一，而人生是掌握各種悖論的過程。

或許，我想說的旅程應該從妻離開岡山開始。妻到臺北工作後，因為是社會新鮮人，加上待的第一家公司一起工作的同事都是臺北人，因而覺得自己和環境隔隔不入，在別人眼中是個什麼都不懂的南部鄉下人。有一天主管在她桌上放了一枚自製徽章，上面畫了一隻水母，意指她做事無腦，還附上字條要她以後隨時把徽章別在胸前。那一刻她很想收拾行李回岡山，除了職場的挫折感，更令人難堪的是，她自己常用水母比喻媽媽，如今這個綽號竟回到她身上。後來妻想到吳郭魚，決定把屈辱的水母吃進肚子裡，成為她的一部分，並且以一隻吳郭魚的姿態繼續在臺北游了二十幾年。我想，當年如果她早早打包回岡山，我們就不會認識了，我也不會有岡山岳母了。

此刻妻已在上海生活了一個多月，並從飯店搬到定居的房子。前幾日我把一套柳

宗理廚具寄去，並且打微博通知她。通話中她說考慮把養了十年的老貓花生接過去，但她也知道因為防疫規定，花生去中國是有去無回的不歸路。其實我們討論過這個問題幾次了，我跟妻說我們好像抱著花生在臺灣和中國之間來回打滾……妻聽了笑個不停，過一會在電話那端潑泣，說我跟岳岳母都搬過去算了，一家人不要分開……

望著太陽西斜天色投向暗夜的靜謐平野，懷想妻年輕時走過的生活足跡，我察覺到心中柔軟的感觸其實包覆著隱伏的痛，我知道這複雜的心境來自我和妻因漂泊而相遇，如今也因漂泊異鄉而分離兩地。

遠方公路上有小黑點般緩慢移動的人影，是個騎自行車的人，我望著他，有所感悟每個人都只是這個在大地跋涉的剪影，某一段時空裡的投影，不管從何處來，將往何處，走了多遠。

一旦開始回顧，便沒完沒了，或許我應該從岳母搬到臺北開始……或許旅程是從我丟了工作開始……

妻決定去上海工作，留下花生和岳母給我。花生是一隻老黃貓。

反正我失業在家，花生和岳母也幾乎都在家，妻子託付我也是很合理的事。不過，我不是一開始就這麼想的。

「你要多跟花生和媽說話。」上計程車去機場前，妻半開玩笑地說，顯然是想沖淡離別的傷感。不過，她平常就嫌我太少和岳母聊天，也太少陪花生玩。

「會啦，我有帶她去慢跑。」自從三個月前我被雜誌社資遣丟了工作，只要沒下雨或特別的事，我都會在傍晚時出門慢跑。

原本，岳母阿知老太太和大舅子的女兒小津一起住在岡山。按計畫小津打算留在高雄讀大學，但是選填志願一個不小心，就偏偏落在第七順位的臺中東海大學，這是近因。遠因是大舅子生意失敗，丟下妻兒老母跑到中國了，小津的媽媽和大舅子離婚，搬回左營娘家。一件事疊著另一件事，就像一盤千層麵端到我們眼前：岳母怎麼辦？總不能叫小津重考，讓一個老人家自己住也不妥當，何況我這個岳母極不適合當獨居老人，她有經常忘了自己正在用瓦斯燒東西的毛病，光是這點就夠嚇人了。

妻和我商量，把岳母接到臺北，但我自認為不擅長和老人相處，而且從上大學後我就不和父母家人同住，結婚時我和妻的共識也是謹守兩人世界的原則。因此我有點擔心，家裡多一個老人，多年來習慣的生活方式將受到破壞，萬一影響我和妻的感情怎麼辦？但是岳母有難，我能撒手不管嗎？

另一個猶疑是，我從未和岳母一起生活過，結婚以來因為岳母住南部，每年只是逢年過節短暫地相處幾天，彼此積累的不滿應該極為少量，但若是每天相處就不一樣了。

印象中岳母是不多話的老人，但這可能是因為我對她不了解。不過我沒時間了解我們能否互相忍受了，小津打電話給妻，說阿嬤接到自稱討債公司的電話，要找她爸爸。因為擔心黑道找上門，妻緊張地奪命連環扣要岳母立刻搭高鐵到臺北，結果當時正在家裡跟友人打麻將的岳母竟說她牌局結束。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岳母的幽默感。

岳母不太情願地搬來臺北後，緊接著另一個意外出現。之前妻和獵人頭公司談了上海一家外商電影公司國際版權部門的主管工作，談過一次後很長一段時間都沒下文，妻以為沒成了。沒想到岳母才來我們家住了幾天，該公司的人事突然來電，叫妻去上班。

「這樣我到底要不要去上海？」妻問我。

「你就去吧，反正我在家顧貓和媽媽。」說實話，我這麼說時並不是挺有把握，因

為我無法想像自己單獨和岳母住在同一個屋簷下會是什麼光景。其實，我還有沒說出口的感覺，大舅子跑路、小津上大學、妻子去上海，此時的我只好晾在一邊旁觀大家忙著大風吹換位子，暫時當一株沒事的盆栽。這種感覺很奇怪。

「嘿嘿……剩你一個人很無聊吧？」妻去上海第二天，岳母竟然用幸災樂禍的口氣對我這麼說。說完她發出哀嚎，痛苦地彎下身察看腳趾，原來是不小心踩到胰島素注射器針頭，連她的糖尿病都在挖苦她幸災樂禍。她回頭看我，靦靦自嘲地笑了出來。我頭頂罩下一片烏雲但又想笑，並且想像若妻知道會怎麼說……

「歹勢啦，幸災樂禍是我們家的傳統……」

3

岳母在臺北沒有親友舊識，我看她整天和電視對望也不是辦法，只好替她找工作，請她負責買菜、煮飯、洗衣服，其他打掃家務由我搞定。原本不想讓她碰火，但是反正我通常都在家裡，警報器就我來擔任了。

可以去逛我家附近的傳統市場對岳母來說是樂事，不過她還是有很多空閒時間有待

打發，一開始我坐在客廳長桌上的電腦前寫作時她會坐在對面看書或翻雜誌，有一次我甚至發現她讀著我在幾年前出版過的小說集，不過沒多久就把書和老花眼鏡擱在桌上，跑去睡覺了，我心想這應該就是她對我的作品的評論，所以我也省得問她讀後感了。後來岳母很少再拿客廳上書架的書來讀，不知道是不是我害的。

家裡的藏書沒辦法幫她排遣無聊，我只好再找別的辦法。我想到朋友順子，於是打電話問他可否讓岳母參加他爸爸的麻將社團，順子爸爸很爽快就答應了，有了老人麻將安親班，這下岳母應該會如魚得水，我也鬆了一口氣。

結果好景不常，妻去上海過了一個星期，有一天下午我接到中和南勢派出所的電話，叫我去保岳母出來。因為跟中和不熟，我從土城趕到派出所足足花了一個多小時。到了派出所看到順子爸爸跟警察有說有笑，三男一女四個老人個個都一身犀牛皮沒在怕的樣子，我才發現只有我在擔心。

我載老人麻將團去捷運站搭車，車上老人們輪番幹譙警察未免管太多，連老人的小賭興也要剝奪。順子爸爸很天才，竟帶著他們去附近的光明頂山上，一間藏在廟後面據說專門服務老人的「職業賭場」打牌。我怪自己沒跟順子問清楚就冒然把岳母推進火坑，還害她被警察抓到，不過岳母似乎毫不在意。警察雖然沒打算認真追究，順子爸爸

大概看我臉色鐵青，臨走前特地向我道歉，我內心其實不怪他，只是懊惱替岳母安排的休閒計畫竟然一下子就玩完了。

老人麻將團被捕事件後，聽順子說那些老人因為家人干涉，都暫時各自安分待在家裡，不出來混了。其實我也不敢再讓岳母參加他們的活動，結果岳母又坐回電視前，於是我決定邀她參加我的慢跑活動，這絕對比去山上打麻將安全得多。

我已失業三個月，三個月前雜誌社宣布裁員，我是其中一個。裁員的原因是公司業務縮減，我們公司手上自己的雜誌一本本收了，賺錢的事業只剩幫中國的雜誌代工製作，公司只出美編，印刷在香港，企畫撰稿攝影都在中國完成。有趣的是業務縮減雖屬事實，但老闆一樣忙，忙到我自己已經一個多月沒看過他，因為他在上海經營他的新生意。

超過四十五歲面臨失業，心裡不可能沒壓力，我甚至開始檢討自己的人生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所以導致如今的結果。不過好消息是一般規定可以領六個月失業補助，我因為超過四十五歲有機會領到九個月到十二個。朋友安慰我說就當自己放「長假」，但我實在不年輕了，再說我也不是木村拓哉。

為了防止長期性失業讓生活失去重心和規律，我每早起床後都坐在電腦前試著寫小說，但我懷疑我會丟工作是不是因為我一邊上班一邊寫小說，上班之神和小說之神對我

如此一心二用都很不滿，於是上班之神決定懲罰我，而小說之神則竊笑認為我早該棄暗投明。

另外就是慢跑。上班二十多年，從來沒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失業後我做得最成功的事，就是每天都有去慢跑。

慢跑地點是我家隔壁的大學操場，我通常是五、六點的時候，戴著耳機在那裡繞個十圈。這個時間大部分的上班族還在公司，學校正熱鬧著，操場上常常可以看到很多學生在團練熱舞或啦啦隊，籃球場、排球場則是一片籃球和排球極有節奏地拍打著地面或者飛來飛去的光景。

除了熱烈地跳著舞、作各種運動的學生外，司令臺兩側漆著像把幾塊不同顏色布丁疊在一起的觀眾看臺階梯上，幾乎每天可以看到三個男生坐在那裡慵懶地唱著不知名的流行歌。右邊同學彈吉他，左邊同學敲著一個灰沉沉的箱子，看起來像是自製的鼓，外型雖然令人起疑，但音色倒是出乎意料的稱職。

傍晚的大學校園可以說四處竄動著青春活力，這個時間到操場慢跑，會有一種蹣跚班很爽的錯覺，大概是因為我還失業不夠久，身體裡還殘留著上班族時鐘。

有一天我即將完成慢跑十圈的作業時，遠遠看到岳母穿著粉紅色棉質寬鬆上衣的身

影走向操場邊的旗杆臺前，站在那裡等我。她一頭白髮身材五短粗壯，有如男扮女裝的北野武，相當容易辨認。不久，司令臺後方湧出一群統一穿黑色T恤練舞的學生，把岳母擠到觀眾看臺一角，從遠處看她彷彿被那些黑衣學生人牆遮蔽包圍，我看到她乾脆坐了下來，似乎決定當一名觀眾，欣賞學生的團體舞表演。黑衣學生們相當賣力在排練，許多動作融合了高難度的拋接特技，加上音樂開得大聲，路過他們很難不看一眼。等走到夠近的地方，我發現岳母竟然歪一邊睡著了，我慶幸自己不是那些學生，不然一定會陷入嚴重的自我懷疑。我望著岳母，只覺得她就像被空投到臺北，和所有人失聯又迷路的人。自這一刻起，我不時被一個問題困擾：要岳母搬來臺北是不是錯了？

妻告別住飯店的日子，搬到以前的法租界一帶的那天下午，我一邊想著妻提起住飯店有床很好睡、安靜、不用自己打掃等等優點，一邊繞著操場慢跑，不過我想到最多的是妻說到從飯店去公司上班或下班走回飯店時，心情總是很好，因為每天像在旅行，去公司也是旅行的一部分。而且長期住在飯店這種過渡性空間裡，人似乎會因此和現實保持了某種距離……妻問我：不考慮金錢的話，若是我會選擇住飯店或租房子……我一時難以抉擇，又繞了一圈後我才想到，有可能讓花生住飯店嗎？我被這個想法攔住，認真思索著該怎麼做可以實現如此融合旅行與居家的生活方式，這樣至少有一個好處，我以

後都不用清貓毛了……

和岳母慢跑完回到家，岳母先洗了米和青菜，洗了澡又回到電視間裡。我在廚房洗著午餐留在水槽裡的餐具，打算騰出空間方便岳母煮晚餐。過一會她默默晃到廚房，先是打開冰箱卻好像忘了自己的意圖關上門，再次開門才拿出冰水罐，然後走到我背後的廚房中島喝著水，我回頭幾次，發覺她一直站在那裡朝我背後看著，以為她是連電視也看不下去了，正發慌想著該怎麼辦。

「阿介，我想回岡山……」岳母怯怯地說，好像還跟我不太熟。我想她是考慮了很久才決定提出來。

我停下手上的作業，回頭看著岳母，「為什麼？」

「過幾天你岳父忌日，我差點忘了，早知道我晚點再來臺北。」

我聽了沒有很驚訝。

結婚之前妻跟我說過，她大學畢業後剛上臺北工作，有一次回岡山，坐了四五個小時的客運好不容易回到老家，一心一意想著馬上就有沙發可以躺，結果卻發現家裡不但沒人，東西都清空了，對面的鄰居告訴她：你媽搬家了，你不知道嗎？

我想像妻此刻正倚著流理臺轉頭對我苦笑：你看！我媽連搬家都可以忘記通知女

兒，忘記別的也很正常。這件事妻提過幾次，可見她心裡在意。

「可是，沒人載你去公墓。」我說。岳母家在岡山市區前峰國小附近，離靠近空軍基地的公墓有一大段車程。

「沒關係，我騎摩托車去。」

聽起來令人擔心。不過，岳母雖然快八十歲了，眼睛和腦袋不太靈光，但在岡山去哪裡都是騎著她那部圓滾滾的VINO 50機車。和她同住一個月來，我已經聽過她提到那部VINO不下五次，岳母顯然很想念在岡山騎著機車到處跑的日子。

其實我也有一部摩托車，但不敢讓她騎。臺北車太多，而且她路不熟，前幾天出去超市買個東西，結果就迷路了，我只好騎車出去找。回家以後，我又帶她出門複習一次環境認識，課程結束後，她搔著頭對我說：「奇怪了，很簡單啊，我剛不知怎麼走的，一下就過了頭，然後就走到完全不認識的地方。」

我想到妻跟我說過：「我媽是無腦水母，而且視線狹窄，只看得見就在眼前的東西。」岳母其實不是年老痴呆，是一直腦袋空空。聽說岳母在岡山騎車時沒人撞她也會出車禍，因為她不時會騎到突然驚覺，為何眼前會有一面牆壁、一座沙堆、一個卡車輪胎，然後就迎面撞上去……

我心裡盤算如何讓岳母打消念頭，雖然我閒閒沒事，有的是時間陪她去，而且我也不能讓她一個人回南部，但想回頭一出遠門就是一筆開銷，對於一個矢志節儉度日的失業中年人來說，這實在是兩難。

正猶豫的同時，我想到一件事：岳母是不是想藉機溜回岡山，她根本不想住臺北？「不然，我陪你下去了。」

「蛤？無免啦！我自己返去就好了。」岳母的演技不太好，她沒料到我會這麼說，一臉驚慌失措。

「那你何時要回臺北？」我決定試試她。

「看看啦，我剛想到，土風舞社的經費在我這裡，我也要拿錢去給社長一下，可是她這幾天好像不在，所以可能會等她回來吧。」

「不用等啊，我幫你匯給她就好了。」

「妹駛啦，我要當面跟她交接……」果然，她使的是拖延戰術。

這就是妻交接給我的岳母。

在我考慮要不要回岡山的時候，岳母沒再提這件事，但我感覺到空氣中散發某種氛圍，她用沉默暗示她心意已決，不管我的答覆是什麼。

隔日中午，我媽打電話來，說她要 and 鄰居參加里長辦的花東旅行團。快到五都選舉了，和里長很熟的媽活動特別多。她還說，弟弟帶了弟妹去德國出差，家裡唱空城計，問我能否接香吉士到我家住三天，不然就得託鄰居了。

香吉士是年紀和花生差不多大的老黃狗，去鄰居家牠一定會每天哭，想到這點我就心酸，於是我開車去接香吉士。大約十年前，我在關渡漁港邊撿到香吉士，不久有朋友找我去中國南京工作，我雖然去了一趟南京看看，最後還是婉拒了朋友。不過，我不敢告訴朋友，我沒答應邀約是為了香吉士。話說回來，要是當時去了中國，也許我現在就不會失業了，不過，我應該也不會認識妻了。

往關渡路上，我反省著為了一隻狗放棄去中國的機會是否太傻太任性，對於那個無緣發生的「生活在中國」的人生，我是否後悔沒有選擇？說實話我沒有答案，我沒辦法評價沒發生的事，因果關係也不是簡單地對號入座，現在我只能喜歡自己的選擇。

車開到我媽家巷口，香吉士已在門前狂搖尾巴吠著，我去找停車位時，牠立刻飛奔跟了過來。車子一停妥，香吉士便繞著車子東嗅西聞，好像我的老Camry是一塊肉。

家裡來了媽媽的朋友，為了避免回答為何我不上班的問題，我沒待太久，便帶著香吉士離開。

坐車是香吉士最愛的三件事之一，另外兩件分別是吃和在草地打滾。回土城的路上，我打開後座車窗讓香吉士吹風，牠兩腳跨在門上，頭伸出窗外，強風把牠平常伏貼的耳朵吹得站了起來，一路笑得閤不攏嘴。

看香吉士這麼開心，我決定帶岳母回岡山。

「香吉士，要不要去岡山？」

「汪！汪！」香吉士說好。其實牠聽到「吃、走、去」等關鍵字時答案都一樣。

一說要回岡山，岳母立刻精神來了，馬上收拾好行李坐在客廳沙發等著。

「媽，不用帶行李箱吧？」岳母一副要回去很久的樣子。

「沒關係啦，我順便多帶點衣服上來。」

岳母和香吉士有如阿寶和老皮一起開心上路，但是上車沒多久，她就開始睡覺，只

有香吉士保持興奮狀態直到新竹，才累了趴在座椅上休息。

我們到關西休息站上廁所，買了一些飲料點心。香吉士在停車場對一棵行道樹撒一泡尿，我一邊抽菸一邊餵香吉士吃煎餃，抽完便立刻上路，因為我不太喜歡休息站匆匆來去的氣氛，但我自己也是如此。

妻交待我要跟岳母多聊天。重新上路後，趁岳母還沒睡著，我問她：媽，你有遇到岡山太空襲嗎？

「有啊，那時候我九歲吧。我們都躲到小岡山阿公家了。」

「所以……沒遇到嗎？」岳母有時講話會顛三倒四，得經過再次確認。

「有啦，我有遇到，我聽說丟的炸彈有夠多，還炸到我們學校，不過，那時我在防空洞裡睡覺……」

聽說？那不就事後了？「你是說美軍轟炸的時候你還在睡覺？」

「嘿啊，大家不知道都躲去哪了，我在睡覺，沒人叫我……」

「可是，你都沒被爆炸啊、震動啊乒乓碰撞的聲音嚇醒？」

「沒有啊，我就睏足熟，一直到睏醒了，聽到外頭吵鬧鬧，走出去看，哇！發現不得了！」

九歲的阿知走到外面時，從小岡山方向望著岡山市，尤其是空軍基地、海軍航空廠那邊陷入火海，濃煙烏雲幾乎蔽住了天空，阿知以為自己在作夢，不然怎會睡個覺起床，岡山就不見了……此時市區一片焦土有如阿公家廚房的大灶，灶爐裡看去盡是發紅的火炭和燒黑的木柴，她傻傻地望著遠處山下既恐怖又壯觀的景象，不理解這一切是為什麼而發生，直到背後漸漸出現從別處防空洞走出來驚懼未定的人群，她才清醒過來。

「你剛說是美軍來轟炸嗎？」

「是啊，不然呢？」我一時不明白岳母的問題。

「噢，我一直想成是日本飛機。」

「怎麼可能？那時臺灣被日本統治欸，日本怎會自己打自己？」

「噢，我搞糊塗了。」我從後視鏡瞄一眼岳母，她真的是一臉困惑，也許是對自己的記憶，也許是對我說的話。

「媽，你怎會以為是日本？」

「聽人家說的吧，我們不是抗日嗎？」

阿知老太太的記憶發生重組了嗎？她到底聽誰說的啊？

這時妻從我腦海中跳出來，坐在副駕駛對我說：還有一次！四十二年後一九八六年大仁宮拆船場油輪爆炸，家裡的門窗玻璃都震碎了，我媽也在睡覺。不信你問她！

「大仁宮那件事是真的嗎？」我不自覺轉頭問岳母。那時岳父在中鋼上班，高中剛畢業的妻還跟爸媽住中鋼社區。工作中的岳父擔心家裡，從工廠焦急趕回社區，一進門看到客廳滿地玻璃碎片，不見岳母蹤影，他四處張望大聲叫喚阿知阿知，打開臥室房間門，只見岳母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岳母沒回答，她又睡著了。即使不時被香吉士的尾巴掃到，也不會妨礙她的好夢。站在駕駛者的角度，岳母實在是令人氣餒的乘客。但我同時覺得她滿幸福的，不管是遇到什麼磨難，她應該都能安然挺過，我突然明白岳母家的「幸災樂禍傳統」，其實是一種豁達，他們會嘲笑別人倒楣出糗，不過一旦自己遇上了也不會放在心上，譬如看見旁人跌得狗吃屎笑得得意忘形，結果自己也不小心撞到頭，於是也把自嘲的成分加進去，笑得更大聲。在他們的眼裡，世上不存在太嚴重的事，只要不往嚴重方向想就好。

電臺播放謝銘佑〈戀戀大員〉吉他前奏悠悠展開的時候，車子正接近后里。聽到手機響了，來電鈴聲很像水龍頭打開流出一長串沒有旋律的鈴鈴聲，一聽就知道是岳母的，但她始終沒接，我只好把音響聲音關到最小。

「媽，你的電話！」我轉頭張開嗓門提高音量叫岳母，果然她在睡沒聽到。岳母轉醒過來，連忙從背包裡找出手機。鈴聲沒斷掉，來電的人很有耐性。

「喂——小津哦，怎樣？……你要來臺北？可是我不在臺北，我要回岡山啦……嘿啊，在高速公路，你姑丈開車帶我啊……我們到哪裡哦？欸……我不知道欸……你等一下……阿介，小津啦，她要問我們在哪裡？」

「快到臺中了。」

「小津，你姑丈說快到臺中了……你也要回岡山？……哦……阿介，小津說你可不可以去學校接她，她要跟我們回去……」我心裡納悶著：才十月初，剛上大學沒幾天就想家？我把岳母的手機接過來。

「小津，明天還有一個星期五欸，你不用上課啊？」

「要啊！姑丈，你沒聽過躑課嗎？」

「喂——私立大學學費很貴欸！我要跟你媽講……」

「哎喲！明天的課可以不用去啦，反正你來接我就對了。」

於是繼香吉士後，我又多了一名意外的旅客。我好像以前開野鷄車的，沿路揀客人。不過，多了一個不會一直睡覺的旅伴總是正向發展。

下了交流道進臺中市區，岳母想上廁所，於是我先停在麥當勞門口。看岳母下車，香吉士一直緊張地朝著她的去向張望，牠應該有牧羊犬基因，把我們當成羊，一旦有羊擅自走遠，牠就會顯露焦慮不安的情緒，一臉「那隻羊怎麼跑了」的表情。

岳母去了好久，我只好下車，也讓香吉士下車。香吉士在路邊停車的空地用鼻子探索陌生的新世界，然後在一株剛冒出水泥地縫隙的孤獨野草上灑了幾滴尿，這樣牠就完成生平第一次到臺中的打卡動作。

抽完菸我和香吉士先上車，岳母終於姍姍來遲。令我驚訝的是，她手上多了伴手禮：一包抹布。

「媽，你買抹布幹麼？」我希望她不會說要給我擦車。

「沒有啊，抹布用得到啊。」我心想但也沒必要這個時候買。其實我是要趁機教育她耳朵別太軟，太容易被推銷員說服，買了沒必要的東西，這是岳母的另一個毛病，可是她不承認自己容易聽信他人亂買東西的傾向。

「多少錢？」

「一百塊。」

「一百塊？這麼貴！」

「啊我就看那個老先生坐輪椅很可憐咩……」

這時妻又出現了：這算不錯了，只買一塊抹布。

在校門口接到小津，小津沒想到香吉士也來了。我還不是一樣沒想到小津會加入我們的岡山之旅。

重新回到高速公路，小津想用她的手機接汽車音響，把我的臺語歌換成她愛聽的韓流歌曲。但是我的車和音響配備都太老，沒辦法接受 iPhone。

「小津，你才來沒幾天，就想回家哦？」岳母雖然很高興看到孫女，也忍不住納悶。

「對啊！有這麼痛苦嗎？」

「也沒有啦，宿舍很難睡，我室友小邱很吵，每天早上六點就給我起床做體操……」

雖然做體操滿好笑的，但我可以體會小津的痛苦。岳母也是每天早上五、六點起床，在廚房製造擰塑膠袋、碰撞碗盤餐具種種惱人的細碎聲。我想關房門讓耳根清靜，但如果我這麼做，就會輪到花生跟我玩不斷想出去和進來的把戲。

「你沒有跟她說？」

「有啊。但是她說從小就有早起做體操的習慣，沒辦法改，只能儘量小聲一點。」小津數落著其他三位室友的各種怪癖，除了早覺會的小邱，還有睡她上鋪喜歡用噴香水代替洗澡，一直無法接受自己考上臺北以外的私立大學的苗莉，經常對室友強調她不會讀東海太久，於是小津幫她取個綽號：反攻臺北。最後一個名字叫張人鳳，是小津覺得同寢室中比較正常的，雖然她很少跟室友說話，每天都早起，坐在書桌前讀自己的書，時間一到就去上課。

「不過我們有一個共通點，我們都討厭學校規定每天早上七點新生要去打掃校園，必修欸！還會打分數，沒過要重修！怪癖吧？」

聽起來沒有什麼太嚴重的事，只是對住校生活的不適應，時間過了，應該就好了。說不定現在被她嫌怪癖的室友，以後都會變成她的朋友。反而讓我發覺不太對勁的是小津從上車以後，就不時若有所思，不像以前什麼都不太想，只關心偶像動態的樣子。

妻立刻跳出來反駁我：那是因為你不會跟人聊天。

我心想妻可能是對的，畢竟小津也長大了，面對的環境和人在改變。有時候我覺得，妻就像菸酒上面標示的警語，防止我沉迷於自以為是。

「姑丈，我們可不可以去一下彰化？」小津有點不太好意思說出口的語氣。我一聽，就覺得彰化有什麼等著小津，絕不是想去吃彰化肉圓那麼簡單。

「彰化？要去看大佛啊？」

「厚——大佛有什麼好看的，我高中同學小光搬去彰化跟阿公住，她前幾天打給我，說她阿公過世了……」

小津轉頭望著車窗外沒明顯變化的高速公路風景。我心想朋友的阿公過世，應該不至於讓一個大學女生感到困擾才對，我耐心等待著下文……

「然後呢？」連岳母也在等。我心裡稍有不平，孫女來了岳母就不睡了，要是妻在場也一定這麼抱怨。

「她問我能不能幫她一個忙……她想在葬禮的時候跳跳舞給阿公看，但是一個人跳很無聊，所以想找我一起……」

「為什麼會找你？」第一次聽到這種事，我只知道有孝女白琴哭墓的習俗。

「我跟小光都是熱舞社的啊。」

「我是說有人在葬禮的時候跳舞嗎？」

「小光說她們鄉下有啊，還有職業的歌舞團，可是她爸沒錢請，所以，她想自己跳。」

「那我走的時候你也跳一下。」岳母顯然很感興趣。

「我也要。」

小津給我和岳母看她的眼白：「厚——我是不得已的，本來不想去的。」

「什麼時候要跳？」岳母問。

「我同學說今天晚上。」

「可是，你本來不是要來臺北？」

「就是因為不想去啊……所以原本打算跟小光說我要去臺北找阿嬤的……」

原來小津的煩惱是這個，「那為什麼又改變主意了？」

「我以前跟她很好啊，而且，你們跟我去，我就比較不怕了。」小津笑了起來，她終於放下心中的石頭，恢復平常不愛花腦筋煩惱的慵懶狀。

於是，我們又離開往岡山的正軌，下交流道朝彰化臺西村奔去。

這趟往岡山的旅程比我想像的曲折費時，不過反正沒人趕時間。

6

到達臺西已經傍晚，天色灰濛濛地暗著，靠近出海口的遠處可以看到一座彷彿群集黑塔和煙囪的城市，每個塔上都發出點點紅光，像螢火蟲的聚會，巨大的煙囪則吐著白煙，幾乎與天色融為一片。

「姑丈，那是六輕嗎？」

「嗯。」

村子裡到處有一種人都走了也沒人會來的氣氛，很多房子大門深鎖，不見燈火也不見人跡。除了偶爾過往的車子，聚落街上安靜死寂。

幸好，小津沒有自己來。不然，她可能會立刻轉身逃走。

車子開了一段，看到馬路邊有人搭棚子，外頭還擺了罐頭塔和花園，一看就知道是有人辦喪事，我以為那就是小光家。

「那裡嗎？」

「不是。」小津看看手機的導航，「再往前一點。」

我突然聽到長長一聲肚子發出的咕嚕哀嚎，轉頭看看小津，小津趕緊撇清，「是阿嬤啦！」

「媽，你餓了？吃國宴好不好？」路邊剛好迎來一面醒目的紅色招牌，大大寫著：國宴 蚵仔炸美食小吃。我心想國宴兩字在這種籠罩在六輕陰影下的偏鄉荒村實在是諷刺，太有荒謬感。

「好啊！國宴好像很厲害……」岳母顯然沒意識到六輕汙染吃蚵仔不太穩當，我自己也很愛蚵仔料理，一時就變得不怕死。

「還是要先去找你同學？」

「先吃好了，我叫她來找我們。」

點菜的時候，小光來了，看起來是個滿中性的短髮秀氣女生，說話爽朗大方，如果坐在臺北的咖啡店，大概會被當成時髦文青，只是文青應該不會跟小津做朋友。原來小光以前是熱舞社社長，難怪小津在她面前好像成了小嘍囉。

小光跟我們打了招呼，便跑去跟老闆說話，顯然是要交待帳算她的，幸好沒點太多。這樣一來我只好送白包了，果然出門就是會花錢。

「你們晚上要不要住這裡？」小光問小津，小津看看我。

「不打擾你們了。事情一完，我們就走。」

「姑丈不用客氣，開夜車危險，還是明天再走吧。我們家是不太方便招待，不過，我伯父家有一間空屋，很乾淨，你們可以去住那裡。」小光說起話來，有一種超乎年齡的說服力。

已經天黑了，感覺離家很久，而且距離目的地還很遙遠，身體和心理上似乎都贊成停下來休息。坐了大半天的車，岳母看起來也累了。「那就打擾你們了。」

吃完晚餐，小光騎著摩托車在前領路，帶我們到一間黑瓦白牆的老屋前，房子看起來重新粉刷整理過，小光說是大伯的老家，大伯過世很久了，兩個兒子很少回來，卻願意花錢整修老家。

小光拿鑰匙打開鎖頭，拿掉纏繞在門把的鐵鍊，要我們在外邊等一下，她進去先把門窗打開，讓久沒人住的房子沉積的穢氣排出。

來鄉下地方，最高興的應該是香吉士了。牠在老屋附近的空地四處巡邏和做記號，我從車上拿了餅乾和碗讓牠吃晚餐。

我跟著香吉士到周邊走走看看，一眼望去滿目盡是頹敗的景象，連種在路邊的木麻

黃都東倒西歪，似乎乏人照顧乾枯了。房子外圍的矮磚牆上有褪色斑駁的彩繪，彷彿記錄了甘蔗田、西瓜田過往的盛況，牆邊放了兩大袋肥料，似乎有某種象徵意味；這裡沒有人要種田了。

看久了，心情只是往下沉。我從公共電視紀錄片看過臺西村的慘況，此刻終於親眼得見。

把跑遠的香吉士叫回來，我回到屋子。小光正要離開，說晚點會來接我們。

屋子裡比我想像的要現代化，並且溫馨舒適，感覺屋子的主人雖然沒住這裡，但並沒有拋棄房子。

小光準備了茶葉、飲料和花生瓜子之類的零食給我們，茶几上有一套老人茶具，晚上就靠它解悶了。

三個人和一隻狗，就坐在客廳看電視、泡茶聊天，其實還滿愜意的。我們本來試著搬藤椅矮凳到院子乘涼，享受四下安靜還有星星可看的鄉間夜色，但蚊子實在太多了，很快便退縮回到屋內。

「你同學小光以後還要住這裡嗎？」岳母問。

「她要搬去臺中跟爸爸住。」

「這個女生跟阿公感情很好哦。」

「她是阿公阿嬤帶大的啊。」

「是哦？你也是我帶大的，以後你也要跳舞給我看。」小津聽阿嬤講第二次，又翻白眼。

「你們不用練習嗎？」我問。

「哦！等一下上場前，練一會吧。」

岳母從口袋掏出榕樹葉，分給小津和我。我不知道她什麼時候去摘的，也只有她才會想到要做避邪的準備。

一個多小時後，小光帶我們到她家，大概五分鐘車程就到了。

小光家座落在一條有灌溉大渠穿行的路裡，是一間保存還相當完整的三合院，雖然看起來外觀有點破舊。門前曬穀場可以停上五六部車，小光叫我直接停在門口。

房子四周漆黑一片，看起來都是田地，唯一的鄰居是一盞路燈，燈罩蒙上一層灰塵泥土，照明顯得蒼白無力，倒是聚集了渴望光線的隱翅蟲群。

死寂的夜，只有隱身在黑暗中的牛蛙吹奏著自己。跟我的生活頗像。

我把香吉士留在車上，以免牠感應到亡魂吹狗螺，雖然我不太相信，但為了避免意

外發生導致尷尬，我還是這麼做。我這人就是這樣，雖然不信神，但到廟裡或教堂我照樣求神保佑。如果神太忙或沒有神在聽就當做自言自語，反正寫小說也是一種自我對話。

靈堂設在客廳，小光的爸爸和妹妹也一起守靈。進門之後，我們先向死者上香，再向家屬致意，然後便在靠門邊的椅子坐下。

小津隨著小光不知去了哪裡，推測是去換衣服。

等待兩位主角現身，無事可做。小光的爸爸和妹妹兩人頭壓低低的，默默地摺著蓮花，似乎沒打算跟我們聊天。我想，喪家應該不需要跟客人說話。

我正想要不要湊去幫忙摺點什麼，卻發現岳母睡著了，只好低聲把她叫醒。就在這時，車上的香吉士竟然發出嗷——嗚——嚎叫聲，令我大為緊張，生怕喪家會介意，此時果真換了衣服的小光和小津從廂房穿堂走出來，她們穿著小露蠻腰V領黃色上衣下身白色百摺短裙，大概是啦啦隊的制服，小光手上還拎了一臺迷你音響。

所有人的眼光都聚在小光和小津身上，原本燈光黯淡，哀戚肅穆的靈堂感覺剎時亮了起來。小光的爸爸放下手上正在摺的蓮花，抬頭看看女兒，又轉頭看著靈堂方向。

「阿爸你返來啊……恁查某孫要為你跳一曲，歡喜送你去天國……」小光的爸爸以

一種司儀的口吻高聲喊著。他不但沒生香吉士的氣，顯然還認為有牠通知，讓他知道爸爸回來看孫女跳舞了。

不知為什麼，我突然有點感動。雖然沒看到，但我開始相信小光的爺爺回來了。

小光把音響放在客廳角落地上，壓下按鍵，很快站到定位，兩人一前一後隊形等著音樂來……

前奏響起，一聽就知道是伍佰的動感快歌〈你是我的花朵〉。滿合適的曲子，我想爺爺會很開心，有兩朵鮮豔的小黃花為他辦了人生最後一場惜別會。

兩個熱舞社女孩渾身解數，毫無保留地使出身體所擁有的關於跳舞的記憶和力氣。

令我吃驚的是小津，平常生活懶散得像池塘裡漫不經心游著的鯉魚，跳起舞來彷彿切換了開關，變成另一個人。而且，兩個人都跳得很好，動作精確有力，像是一種天分、默契和努力都搭配到位的絕佳組合，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小光要找小津來。

雙人動感舞蹈表演結束時，客廳一片鴉雀無聲，只聽得到兩位舞者的呼吸喘息，我身體裡的血液彷彿還在狂奔，停不下來……

小光突然跪倒，泣不成聲向阿公的遺像叩頭拜別……

站在小光身後的小津不知所措傻住，顯然排練裡沒這一段。

岳母也低頭拭著淚，顯然深受感動。小光的悲慟可以理解，但是我心裡卻有一點遺憾，若是讓整個儀式結束在歡送的高潮氣氛裡不是更完美？

你又開始機車了……妻倚在我思緒的背後冷冷說著。

她說的一點也沒錯。

7

一大早離開臺西，我們回到往岡山的高速公路，小津恢復了魚的慵懶狀態，上車以後一直滑她的手機。

「你舞跳得很好。」

眼睛捨不得離開手機的魚悠悠地說：「姑丈，這是你第一次稱讚我。」

單調的高速公路風景和路況，弄得我視線和腦袋都僵硬了，又不能閉眼不看，小津讓我有些尷尬的話，反而有刺激提神的效果。

「不過，我也沒別的優點可以稱讚就是啦。」小津自嘲地苦笑了一下。

「會跳舞很厲害欸，像我就是跳舞的白痴。你怎麼不繼續跳？」

小津狐疑地看著我，「我昨天不是跳了嗎？」我看看小津，她的回答很奇怪，簡直在雞同鴨講。「我是說，你上大學怎麼沒繼續參加社團？」

「我有去看過啊，合不來，就算了。」

「哦……其實我的意思是你應該對這件事認真一點……」

「怎樣認真一點？」

「譬如說，每天都有跳。」

「對啊！像我每天早上都去跳土風舞……」一直沒出聲被我視為在睡眠狀態的岳母突然插話，小津吃驚地回身看後座的阿嬤，「阿嬤你幹麼偷聽我們講話？」

「你們講那麼大聲……」

「土風舞不一樣好不好，那是老人休閒……」

「啊你也是休閒……」

「誰說的，我很認真的。」

「認真就要每天跳啊。」岳母認真地說，我很意外她也有認真的時候。

「又不能靠這個吃飯……」小津像洩了氣的氣球抱怨著，又跳躍式地想到什麼好笑的事：「我前幾天在 YouTube 看到一個女子摔角擂臺的影片，一個瘦巴巴的芭蕾舞

者挑戰一個粗壯重金屬皮衣女，她在臺上一直學天鵝跳來跳去的樣子，皮衣女根本不理她，超白痴的吧？」

我猜小津是想說：皮衣女是殘酷的現實，她就像那個芭蕾舞者。

「不能吃飯沒關係，做自己喜歡的事就好了……」我有點心虛，一個丟了工作的傢伙這樣說其實缺乏說服力。

「對啊，你姑丈沒工作，都在家裡寫小說。」我聽了既驚訝又覺得不好意思，原來岳母有在注意我在幹麼，而且這是她第一次提到我失業的事。

「媽，你不擔心我失業嗎？」

「我又不能幫你找工作，擔心有什麼用？」

說得也是。換成是我媽，她絕不會這麼說。正當我這麼想，妻再次現身，她相當不以為然：「我媽重男輕女，要是我，她一定唸個不停。」

大約中午時，我們終於到達岡山，感覺車外熱得像烤爐，街上沒什麼人，這種時間大家都躲在家裡或辦公室吹冷氣。

「媽，我們在外面吃好嗎？」

「不用啦，回家我煮水餃給你們吃。」岳母這麼說。我越想越不對勁：你都搬到臺北了，家裡沒人卻還存放食物？

妻又說話了：我跟你打賭，家裡冰箱還是滿的。我覺得她可能是對的，所以決定不跟她賭。

香吉士急著上廁所，一下車立刻飛奔到岳母家旁的建築空地，我在外面等。

才在戶外站沒多久，頭頂、皮膚就感覺發燙。香吉士卻不怕熱地久久欣賞著長了稀疏野草的空地，大號上完還忙著嗅來嗅去。

進門後，小津已經躺在沙發上看手機，岳母一面在廚房忙，一面打手機通知親朋好友她人已回到岡山。短短幾分鐘內，岳母的人際脈絡似乎全通上了電，復活了！在臺北時我很少看她打手機。

我決定檢查冰箱。一打開冰箱門，果然，沒和妻打賭是對的，冰箱裡的食物塞到看不見空隙，我確定了岳母根本沒心離開岡山，她只是不好意思拒絕。

「媽，冰箱裡怎麼還有這麼多菜？」

岳母正在用鍋子燒水準備煮餃子，她轉頭一臉茫然看著我：「平常就這樣啊……」顯然，她沒聽懂我的話意，我決定攤牌了。

「可是，你搬到臺北，家裡又沒人，這樣不是會壞掉？」

「哦……我忘記了。」又是忘記……我開始有自我厭惡的感覺：我好像在審訊犯人，犯人什麼都推說忘記了。

「媽，你是不是不想去臺北？」

岳母沒說話，只是默默盯著鍋裡接近滾燙的水。過了一會，她像做錯事的小孩怕我罵，不作聲經過我走去打開冰箱從冷凍庫拿出自製的水餃，然後又回到瓦斯爐前，把餃子一一丟進鍋子裡。

我本來打算去蚵仔寮吃海產的，現在要改變計畫了：清空比我家大兩倍的冰箱，再把岳母帶回臺北。

回岡山就會想睡午覺，在臺北卻不會，我因此揣想或許在南部生活會比較健康。祖孫婿三人吃了飯也睡過午覺，醒來時我發現外頭的日曬看來減弱了，天空覆蓋著有如雪白的雲層，少了上午烈日逼人毫不遮掩的晴朗。

我帶岳母去祭拜岳父，小津也跟著。其實小津不只一個優點，孝順也算。

空軍的戰鬥機不時在公墓上空示範超音速音爆效果。先是飛機的身影低飛掠過，接著彷彿尾隨一聲撕裂天空的尖叫長鳴。聽妻說岳母會把墓園選在空軍基地附近，是因為

有戰鬥機飛來飛去，岳父比較不會無聊。

走到岳父墓地前，一見墓碑兩側花瓶裡還插著成束的花，雖然已枯萎了一段時間，但顯然不會太久。

「有人來掃過墓？」

「沒有啊，上個月我插的啦！」岳母立刻自首，幸好她這次沒忘記。

「那到底是那天忌日？」我心想岳母忘記的部分可能是她已經拜過岳父的忌日這個事實。

「就今天啊！農曆九月初二。」

家裡只有岳母會記岳父的忌日，妻和小津都不記得，所以她說了算。但即使是這樣，既然已經拜過岳父，有必要今天還來嗎？

「我高中同學的外公才勤勞咧，他每天都騎腳踏車去墓園看外婆。」小津說，我猜她是安慰我：阿嬤這樣算是還好。

晚上吃過飯後，岳母的牌友們一一現身歸位，其中趙伯、張媽是舊臉孔的原班人馬，張媽帶了一個生力軍來，說是好不容易找到的新牌咖，她在當中算是最年輕的，大概是六十歲左右的中年婦人。其他人都像一般老人穿著隨便，趙伯穿某市議員的競選T恤、張媽也是上身T恤加短褲，T恤是岡山農會送的，只有新牌搭盛裝像要去喝喜酒，身上還戴了醒目花俏的黃金珠寶首飾，染過的頭髮也仔細用頭簪紮了髮髻。張媽叫她菊妹，說菊妹是個熱心人，是很多社團、公司行號的顧問，果然名片遞了出來，上面列了五個頭銜。

一有牌打，岳母整個人彷彿恢復了生氣，她根本不在乎新牌搭菊妹是何方神聖，倒是感慨著一起打牌的朋友一個個病了、走了，要湊上一桌是越來越難了。

我坐在客廳看電視，國家地理頻道正播著殺人鯨以擱淺戰術突襲岸邊海豹的畫面，菊妹順勢便把話題往老人保健的方向帶，三個老人頻頻問她各種問題，菊妹說來說去，聽起來就是在賣健康食品，就像旅行購物團導遊跟團員推銷的手法。

盯著無論在岡山或臺北看都一樣無聊的電視節目，我心想要不是負有把岳母帶回家的任務，我早就殺回臺北了。岳母回到她的生活正軌，我卻失去我的。雖然臺北並沒什麼特別的事等著我，既沒面試、兼差機會，也沒其他非回臺北的理由，而且我還帶了筆

電在身上，隨時可以上網或寫自己的東西，但我就是很想回家。岳母住我家的感受想必也是如此。

人有根的牽絆有時也挺累人的。這點妻比我和岳母好多了，她是真正的旅人，出了門不太會想家，直到該回家的時候才會開始想。

小津離開電腦走過來跟我一起看電視，她大概發現我滿無聊的。

「姑丈，要不要去買飲料？」

「順便買水回來……碰！」岳母說，夾帶著湊到一搭的興奮口氣。

晚上八點多，我和小津分別騎兩部機車載著香吉士和貯水桶去買五十嵐。

巷口和大馬路交接的三角地帶就有加水站，放了兩臺機器，每次經過看到它們就會確認自己在高雄。

街上冷冷清清，少數商店還開著。最亮的地方是超市，因為附近大門深鎖的商店和住家都沒開燈黑黑一片，突顯了超市夜間的存在感，店裡透出的日光燈亮到刺眼。

五十嵐門口很熱鬧，幾個高中生模樣的青少年男女跨坐在摩托車喧嘩聊天，買完飲料他們便猛催油門沿街展示拿掉消音裝置的引擎刮耳音浪，隨著他們呼嘯而過，飲料店前和小鎮也逐漸恢復平靜。

我喜歡夜晚冷清的小鎮街上。看到門口有戶外座位，我便問小津要不要坐一下？小津沒意見。

「那個菊妹是誰啊？」

「地下電臺的業務。那個張媽常常找阿嬤去聽什麼說明會，每次回來阿嬤都買一堆。」

我有不好的預感，我家櫥櫃也分到一些空間給那些看起來可疑的健康食品，岳母從岡山帶上臺北的。

「姑丈，你會不會覺得岡山很無聊？」

「一般人都會覺得無聊吧，不過你去問阿嬤或賣羊肉爐、開戰鬥機的，他們應該不覺得。」我心想，岳母應該覺得臺北才無聊。

聽我提到岡山羊肉，小津笑了起來，「才沒有，阿嬤很無聊。」

「阿嬤在這裡有土風舞跳、有麻將打，怎會無聊？」

「阿嬤就是無聊，才會常被朋友騙去參加什麼說明會，買一大堆沒用的藥回來啊，那些賣藥的都麼很會講好聽的話哄老人……」

「到底誰搞那種說明會啊？」

「都有啊，廠商啊、地下電臺。」

我算了算，小津、我、妻都不擅長哄老人，我們三個都無法改善老人的無聊生活，更不適合賣藥給老人。

「阿嬤比較喜歡上班，她常說她好懷念上班。」小津說。我從來不知道有人會懷念當上班族的日子，即使以一個失去上班生活的失業者角度看，上班只是為了生計。不過，或許這就是我的問題：岳母比我敬業多了。

「阿嬤以前在哪上班？」

「嗯……楠梓加工區吧，好像在一家電子公司當作業員……」

那時岳母快四十歲，兩個小孩都上學了，大舅子讀國一，妻上小學二年級。岳母白天在家閒閒沒事，為了打發時間兼貼補家用，便開始去上班。那家電子公司一天三班制，岳母是中班作業員，從下午四點做到晚上十一點。她每天搭交通車去楠梓，和一群年輕的女作業員排排坐，用顯微鏡組裝電子零件。雖然算不上是有趣的工作，沒什麼升遷機會，岳母卻做了七八年，直到糖尿病發作才被迫退休，回到家庭主婦身分，否則她可能做到眼睛看不見為止。

「當作業員有這麼值得懷念嗎？」

「姑丈，阿嬤覺得用顯微鏡工作很潮，而且加工區有很多年輕小姐啊，阿嬤跟那些小姐混在一起，就覺得自己變年輕了。」

我心中的評論員妻說：現在你知道了，我小時候很少看到我媽，我放學回家她去上班，她下班回家我在睡覺，所以她才這麼容易忘記我。

「姑丈，你什麼時候要帶阿嬤回臺北？」

「我希望是明天。」

「萬一她不要呢？」小津吸著她的珍珠奶茶，我喝沒有任何顆粒的烏龍茶卻有噎到喉嚨的感覺。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我低頭看看趴在桌下自願當腳踏墊，半眯眼享受我的腳底按摩服務的香吉士，想到岳母亦猶如我腳下所踩的土地，默默承受一切，無論是B-29丟下的炸彈、爆炸油輪的震波或兒子的失敗，她似乎都沒有意見、情緒。但我同時在想，人心是肉做的，這怎麼可能？

「你知道岡山太空襲嗎？」

「知道啊，爸跟我說過。」

「阿嬤說空襲時她睡著了……」

「姑丈，阿嬤講的話不能全信，她自己記不清楚了，所以乾脆記成她當時睡著了。我記得我爸說阿嬤跑進一個防空洞，裡面只有她一個人，她怕黑又怕鬼，還不小心踩到地上水坑，跌進泥水裡，想爬起來卻感覺水裡有東西抓住腳，她拚命想把腳拔出來，然後就嚇暈了過去。所以大空襲時，她才有一段記憶的空白，阿嬤大概覺得那樣很丟臉，慢慢逼自己相信當時她睡著了。」

原來，岳母也曾經是想很多的，但為了活得輕鬆一點，漸漸篡改了自己的記憶。

「你不回左營看媽媽？」

「要啊，等一下。」

「你什麼時候回學校？」

「明天下午吧。我可以搭便車嗎？」

「一定要的，我全靠你了！」

小津笑了出來，差點發射一枚粉圓，趕緊用手掩嘴。「你是說逼阿嬤回臺北嗎？」

「沒錯。」

我和小津載了兩桶飲用水回家。搬水進電梯時，我覺得我的腰快折斷了，卻免不了被小津嘲笑一番，她跟我說了樓上鄰居一個老先生為了提水閃到腰造成夫妻失和的故

事，便騎上車去搭捷運回媽媽家。

進門時岳母已經上床睡覺，人在客廳就可以聽到她發出規律的打呼聲。麻將桌還擺在客廳，看來明天還有新的牌局。

原本有點想睡，洗了澡似乎不小心也把瞋意洗掉了，我只好到客廳坐，不想看電視也不想打開電腦，只是和香吉士互看，請牠吃幾片趙伯送的金門牛肉乾。

我到陽臺抽菸，香吉士也跟過來，這幾天牠簡直成為我的影子。我忍不住想我不在關渡老家的時候，身為一個影子的牠是怎麼過日子的？應該是當我媽的影子吧。不過，我媽並不喜歡出門都讓影子跟著，香吉士對我媽來說只是一隻狗。

從十三樓高的陽臺望出去，岡山市區沉睡在暗夜中，住區大樓旁的建築空地圈出一片漆黑，僅有空地邊緣的馬路和深人民宅的小巷有路燈照明。馬路上久久才有車經過，巷子裡死寂無人，只有一排停放的車。

我剛和妻結婚時，有一年回岡山過中秋節，全家人就在大樓天臺烤肉，眼前的風景和當時沒什麼不同，只是那時很多在臺北工作的人回岡山過節，直到深夜巷子裡還有大人帶著小朋友在放煙火，煙火就在我們頭上炸開。雖然煙花甚美，但爆炸聲感覺近在耳邊，結果惹得大舅子極為惱怒，拿出庫存的沖天炮反擊，大舅子很樂，鄰居卻在樓下叫

覺，雙方隔了大老遠互罵……抽著菸，想到大舅子，因此想到討債公司，也許我想太多了，但我還是返回客廳，把陽臺和客廳的燈都關掉，然後回到陽臺在闇黑中繼續抽菸。希望不會有人來敲門。

9

早上在大舅子的床上醒來，下床時感覺全身痠痛，像沒上油的老機器卻被強迫工作，因此發出莫名的抱怨。我越來越覺得起床是每天生活當中最艱難的工作。

我坐在床邊，身體清醒了，只是眼睛還畏光，意識似乎尚擱在睡夢的淺灘，一部分浸在潮水裡不想上岸，我第一個聽到的聲音依然是從廚房發出來的，伴隨著炒菜的油煙味，想都不用想，一定是岳母。

雖然不太確定，我好像做了一個夢，但也許不是夢。我向來很容易忘記自己做過的夢，這次倒是依稀記得，在我睡覺的時候，有個高大但模糊的人影在房間裡走動，似乎在找什麼，或者是準備帶走一些東西。後來我「感覺」那人是「大舅子」，理所當然想成他是回來拿東西的，因此沒什麼不妥，這個夢也就沒頭沒尾的結束了……

如果不是夢，那為什麼香吉士都沒叫？香吉士就只見過大舅子一次，絕對算不上熟。

所以應該是夢……這個結論讓我比較安心。我拿起手機一看，才早上十點出頭。

打開房間門時，香吉士已經在門口等我。我朝餐廳方向一看，餐桌上已經擺出三菜一湯。連早餐都還沒吃的我，桌上的午餐對我來說太遙遠。欣慰的是，岳母有努力在消化冰箱庫存。

「媽，你怎麼那麼早煮？」

「哦，因為我要去打牌，怕你沒東西吃，所以先煮起來。」

岳母烹調手藝不錯，但口味偏鹹，盤子裡的菜表面總是浮著一層油膩。我肚子有點餓，但胃口完全不被打動。有興趣的是香吉士，牠早就坐好在桌邊等著。我腦子裡只渴求著咖啡因，於是打開飯廳櫥櫃抽屜到處翻找。

「你找咖啡嗎？在保溫壺裡。」聽到岳母這麼說，我心中充滿感激。

岳母拿出兩副碗筷，「媽，你先吃吧。」

我先弄好香吉士的早餐，再到浴室刷牙洗臉順便上了廁所，出來時岳母已經快吃完了，我坐在餐桌看她吃，同時喝我的咖啡。

「我們下午回臺北吧。」

「蛤？這麼快哦，明天好不好？」

「我們順便送小津回學校啊，明天她要上課了。」我昨晚就想好對策了，拿小津當棋子。果然岳母有點猶豫，不好意思為了自己耽誤孫女的學業。

「不然，你先回去，明天或後天我自己搭統聯？」

「不行啦！」我心裡暗笑，她接下來會不會跟我說大後天，但我一臉肅然，「媽，萬一討債的找來怎麼辦？很危險！你一定要跟我回去！」

「不會吧……」

「什麼不會?!」我激動了起來，感覺身體快跳起來，說話也變大聲了。

「我叫小潔不要跟你講，她還是講了。」小潔是妻的名字。我心想這種事怎麼可能隱瞞？

岳母露出淒然的笑，我第一次看到那樣的笑。好像有人因為我，臉上裂開一道傷口。在那小小暗暗的空洞裡，彷彿積藏著許多不再流血、悄悄結疤的痛苦。

我有點後悔，但我一心一意非達到目的不可，管不了那麼多了。

「那……我們還會回來嗎？」

「會啊！只是不能住在這裡……」我心想也不能常常回來，那真是太累了。

岳母吃完了，碗空著，手上拿著筷子不動，兩眼茫然無神對著一桌菜，毫無預警地滴下眼淚，落進碗裡。大概是我說話太大聲了。

「媽，你別擔心，我們會回來的……」除了空洞的保證，我什麼也不能給她。岳母拉上衣袖子擦眼淚，我趕緊到餐廳櫥櫃抽了兩張面紙，但她已起身拿著碗筷走進廚房。

我坐在餐廳，看岳母走出廚房，到房間拿了包包，準備出門去打牌，似乎下定決心不耽溺在傷感的情緒裡。經過餐廳時她又想到什麼，回頭走進大舅子房間，到後陽臺晾衣架拿了一條手帕，邊走邊擦擦眼角。走出房間時，我看到她手上多了一張字條。

「大勝有回來嗎？」岳母一臉狐疑，看看字條，然後遞給我。我也納悶著，何以我沒發現睡了一夜的房間裡有字條？大勝是我大舅子。

我接過字條，上面寫著：身上沒錢，周轉五千。大舅子果真有回來，我不是做夢。很快地，我心裡隱隱作痛，剛從銀行領出的失業救濟金就這樣沒了。

「你沒看到他嗎？」

「沒有。」我看看香吉士，同時在心裡暗罵：香吉士你死了是不是？轉念一想，難

道我也睡死了？或者香吉士認為這是大舅子家，自己是客人，所以沒吠？就在我百思不解時，岳母從包包掏出皮夾想替兒子還債，結果她的皮夾似乎也被大舅子周轉了。

「我晚一點再給你。」

「沒關係。媽，大哥不是去中國了？」

「他是這麼說啊，我也不知道……」此刻岳母一臉黯淡，我感覺到她的表情裡面又多了幾分木然。「我走了……」

「那我們七點左右出發哦，我會跟小津約……」岳母出門前，我追到門口特別叮嚀她，她曖昧笑笑沒說好或不好，讓我很擔心她會不會為了逃避我故意不回家。

岳母出門後，我想到我損失的五張千元鈔，這趟岡山之旅比我想像的更花錢。

10

結果，家裡剩下我和香吉士。

跟香吉士相處最好的方式，就是請牠吃東西，不然就帶牠去玩。

所以我決定開車去蚵仔寮海邊，因為很近，而且香吉士和我都喜歡海。每次回來岡山，我和妻總是會去漁港、海邊走走，反正就是行程離不開海。以前公司有個同事，每逢假日便帶著家眷去海邊衝浪，有一次聊到想不想去中國工作，他不假思索說他不想，原因是沒有海邊可去。我說中國也有很多海邊啊，結果他是指不管是去北京、上海、廣州，都沒辦法衝浪。不像在臺灣，哪裡都可以輕鬆就到海邊。

我是為了香吉士沒去中國，所以完全可以理解為了衝浪不去中國的心情。

去蚵仔寮沿路上可以看到很多水產養殖戶，半途我停下來，看看四周沒有流浪狗出沒，我也讓香吉士下車透氣。我喜歡養殖場一望無際有點荒涼感的風景，這就是我半途下車的原因。

如果妻此刻走在我旁邊，她就會說：你是因為我曾經在這附近當家教，所以喜歡這裡吧。

在妻開著跟朋友借的雷諾九號到處當家教那段時間，其中有幾個學生住在偏僻鄉間。這幾個學生家境算不錯，但因沒補習班可上，只好請家教。妻為了當家教一天要跑三四個地方，有時開車開到累了，便把車停在路邊睡了起來。有一天下午她去學生阿達家上課，因為魚塢間的小路都長得很像，結果迷了路，加上實在太累了，索性在車上和

著毛毯倒頭便睡，睡到天都黑了還不省人事，直到被一陣敲車窗的聲音吵醒，原來是阿達騎著腳踏車出來找老師……

想到腳踏車，遠處果真來了一個看起來趴在自行車上的騎士慢慢靠近，他似乎離家很久了，身上衣物和車上掛的裝備都染了一層灰土，等我要上車時，他已騎到我車後。

「阿介？」騎士停下車，一腳踩著地吃驚地看著我。他摘下太陽眼鏡，我還是無法辨認他是誰。

「詩社虎爛啊！」騎士指著自己，說到詩社我想起來了。讀大學時，我參加過現代詩社，社長胡蘭成。不過畢業後，他並沒有繼續當一個詩人，沒看過也沒聽說有發表過作品。

「虎爛！你怎會在這裡？」我實在太驚訝了，印象中的虎爛不愛運動，甚至不愛曬太陽，因此皮膚蒼白，加上個性孤僻怪誕，被社員封為「陰詩人」和「留言簿詩人」，因為他喜歡把社團留言簿當詩刊發表他的詩。我實在無法把全身專業騎士裝打扮和胡蘭成兩個形象重疊起來。

虎爛把車靠在一根電線桿，脫掉安全帽和脖子上的領巾，取下車上的水壺灌了幾口水。近身一看，我才發現他的衣服和裝備相當破舊，自行車是國產的捷安特。我們席地

而坐，聊了彼此的近況，我失業閒閒沒事陪岳母回鄉，虎爛正在環島旅行，從宜蘭出發已騎了六天。說上一回話，虎爛提到一些人生經歷片段，說他這十年來沒固定工作、居無定所，只是騎車到處跑，從他那種口氣飄忽、跳躍式的敘述風格，我漸漸找回對他的熟悉感。

「失業好得很，你就專心寫作吧。」虎爛是第一個跟我說這種話的人，對於一個人該如何腳跨理想與現實兩條船，虎爛顯然認為這種問題不存在，選一條船就好了。

「失業是很好，但是也很討厭……」不用上班的確是可以獲得很多自由寫作的時間，但問題是那些時間可能換不到金錢，我的真實感受是這樣，但虎爛只同意前半段。「不過，起碼有一件好事——遇到你。」大學畢業二十幾年來，我偶爾會想起這個特立獨行的同學。

「你失業只是我們遇到的一部分原因。」虎爛垂頭盯著兩膝之間的地上，露出那種學生時代動不動就愛思索著什麼，好像要把世間萬物都拿來咀嚼一番的姿態，他抬起頭，右手依然不改抓下巴鬚渣的習慣說：「這要從我開始騎腳踏車說起……」

「什麼意思？」

「我會騎腳踏車，是因為你……」

「我？」我轉頭瞅著虎爛，似乎想靠眼神催出答案，但他只是詭異地乾笑著。我望著午後落日低垂的魚塢平野、人車罕至的公路，認真回想我是否曾經做過什麼？但實在無從想起，畢竟我們二十幾年不曾見過，我實在看不透虎爛的自行車之旅與我之間有什麼蝴蝶在飛……

虎爛跟我說著話，還不時逗弄香吉士，但香吉士不領情地保持戒慎距離，「我騎車最常遇到的就是被狗追，還被咬了兩次。在桃園時，我遇到一隻小白狗，牠跟我走了好長一段路，大概跟到豐原一帶吧，後來不見了……真可惜，大概覺得跟著我太累了……」

「你說因為我，你開始騎車是怎樣？」雖然不趕時間，虎爛在路上遇到狗的事也滿有趣，我的好奇心還是決定把話題拉回來，而且我知道他講話容易離題。

「大概十年前，我試著參加文學獎，有一年還投了好幾個，然後我發現你也投了，結果，我看著你連連得獎，我卻一個個擯龜，於是我決定封筆，開始騎車環遊世界。」虎爛落寞地苦笑著，我心裡很過意不去，聽起來我在無意間擊敗了虎爛，害得他失志放棄寫作。

「原來你也寫小說？」其實我心裡有另一個聲音，正把寫作和騎車環遊世界放在得

失的天平兩端衡量著。

「喔，你誤會了，我投的是現代詩，沒跟你比到。是因為你，我重新思考這麼多年來我跟寫詩的關係，覺得該作個了斷了。」

虎爛的了斷就是他花七、八年的時間，騎腳踏車先繞臺灣一圈，再從中國北京出發，穿越蒙古沙漠、西伯利亞、中亞直到歐洲，再搭船赴南美洲、向上往北美騎去，最後到達阿拉斯加。

光是用聽的，虎爛講述的旅行路線就讓我腳軟。大概是因為「想像的腳軟」的關係，我累得一時說不出話來。

「你得到的是世界大獎，我跟你不能比……」我本想接著說腳踏車就是你的獎座，但覺得太噁心而作罷。

「應該說，失去就是我們的所在，所以誰也沒損失什麼。」虎爛這句話值得我大老遠跑到岡山這趟，稍稍減輕我金錢損失的痛苦。

「你超強的，已經環遊世界了，還繼續騎……」

「其實，我怕我的人生在那十年就用完了，現在的我，只是在重複我的過去，我只是在確認這一點……」

「你會不會太認真？」虎爛還是跟以前一樣嚴肅，這讓我微微感到羞愧，不知該不該以等同的態度看待他提出的人生課題，他自己似乎也意識到了。為此，他笑著看看我，「小說家，很高興我可以跟你岳母一起在你的故事裡。」虎爛的口氣似乎順著我不想太認真的態度，以開玩笑的口氣說，但我一如香吉士敏感的鼻子嗅到預言的氣味。他了解寫小說的人，身上總是隨時打開故事接收器。事實上，我心裡的確有這種感覺，虎爛和岳母這兩個故事會在一起。

虎爛起身走向腳踏車，我一時以為他要走了。只見他翻開車包，拿出一個鼓漲的塑膠袋，回到我旁邊坐下，自顧自拉開袋子封口掏出一個貝果，袋子裡還有一個麵包。

「我要吃晚餐了。不好意思，我只有兩個麵包，沒辦法請你。」虎爛毫不掩飾他的寒酸，我聽得心裡卻酸了。

「喂，我請你吃個飯吧。」

虎爛心領地笑一笑，「不用了，吃完我就要上路了。」說著張嘴咬了貝果一口，表情像牙齒啃到石頭。

「幹！這貝果好硬！難怪這麼便宜……」

我笑著，其實很想哭，一眼瞥見香吉士湊了過來，嘴饞地盯著虎爛手上的晚餐看。

「喂，你都不會想家嗎？」

虎爛想了想，好像很難回答我的問題，「我好幾年沒回家了，被你一說，倒是有點想了。」

「你不是從宜蘭家騎來的嗎？」

「宜蘭是暫住朋友家，我借他的客廳沙發睡，我家在高雄。」

「你是高雄人？」認識虎爛多年，我竟現在才發現。而且在我問起前，人到高雄的他似乎原本沒打算回家。

「是啊……」虎爛吃力地咬一口貝果，在嘴裡嚼了好久，雙眼茫然看著香吉士，似乎考慮了一下，才撕下一小塊給牠。「我看，我等一下回家好了。」

虎爛也是一隻吳郭魚，而且游得特別遠。或許每個人都是，只是大家都為了適應而變種，身體裡面的內容物不一樣。

說到吳郭魚，真希望此刻妻也在這裡……

……妻開著雷諾九號經過我的眼前，我看到她把車停在不遠處的路邊，向猛然襲來的睡意投降，放下椅背打算在車上補個眠。然後我走過去，隔著映著晚霞暮色的車窗，窺探她轉向背光側身沉靜的睡姿，我沒打算叫醒她，只是站在車旁等阿達同學騎車出

現，等他來了，我會叫他別吵老師，然後問他吳郭魚的事是不是真的……
「如果可以這樣，那就太完美了。」

〈岳母從岡山來〉評語：尋找一個適身的所在

蔡素芬

這篇小說以一位失業的中年作家為第一人稱敘述者，因妻子至上海工作，交代他只好照顧岳母，而展開了一場由臺北到高雄，陪岳母返鄉的旅程。與題目反義的是「我到岡山去」，而因在岡山遇到昔日好友，展開一場對話，也是一場理想與現實間的辯證和反思。

作者語言輕鬆，時顯幽默，在日常生活化的觀察與生活態度中，反映臺灣現實。比如為了經濟需要，分離臺灣與上海工作的夫妻；因不景氣失業的中年專心以寫作為業，付出的時間不一定能得到金錢的回饋；老年人的照顧和生活適應力的問題；藉一場臨時性的彰化行程反映環境汙染問題，以上種種皆是現代社會問題的縮影。作者以吳郭魚頑強的生命力，借喻隨境而生的適應力。

文末在高雄岡山妻子家巧遇昔日友人，也曾失業十年的友人以騎腳踏車壯遊世界，完成自我挑戰，取代未完的文藝之夢。小說辯詰「失去」的應變力。或許也反映了青壯

輩如吳郭魚般的適應力，當社會令青壯年的「失去」成為普遍現象，青壯年必須有足夠的能力「轉念」自處，尋找一個適身的所在或方法。小說雖故作輕鬆，基調卻是悲傷。